

樂響交蹈舞的國中

● 鳳金黃 ● 台舞生人的學鳳劉

● 為新古典舞團 付出二十幾年

劉鳳學的名言是：上帝給每個人那麼多時間，你再有才華，不去運用，也最難有成就，甚至連一件事都做不到。而新古典舞團就是劉鳳學「實踐」的舞台。

民國六十五年，劉鳳學與一群熱愛舞蹈的學生共同創立了「新古典舞團」，如今已走過二十多個年頭。

這麼多年來當然也遇到一些挫折，但「不管你做那一種事業，相對的都會伴隨很多困難要解決，解決困難也是事業的一環，我覺得反而是一個樂趣、一個挑戰。」她爽朗地笑了起來，隱約可見東北人的豪氣。

舞團成立後的前五年，團員們的足跡遍及台灣本島，

民國六十九年，劉鳳學終於決定放下舞團及學校的教職，赴英國倫敦大學拉邦舞蹈學院攻讀博士學位，致力於中國的禮儀舞蹈；七十二年冬完成博士課程後，轉赴劍橋，由劍橋大學畢業（F. R. Ticken）教授指導撰寫博士論文：重建《皇帝破陣樂》，師生二人合力完成這支舞的重建工作。

出國唸博士時她五十六歲，六年後取得學位，成為台灣第一位舞蹈博士時，她已經六十二歲了。這個學位對早已升任教授的她沒有任何功能性，「但實質上卻幫助很大。」劉鳳學鄭重地表示。

劉鳳學很少插手管經費的使用，她只堅持一個原則：以舞者的生活優先。她也鼓勵團員們兼差，因為她總覺得從事藝術工作的人不能一直手心向上，否則會折損他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。

早期的團員有些都已在大學教書，彼此仍維持著很好的友誼，也常回來協助她做訓練工作或處理一些行政事務。劉鳳學笑說，她們是回來「畫龍點睛」的。

劉鳳學出國唸博士後，新古典舞團曾有將近十年的時間處於休眠狀態，團員們雖仍持續練習，卻沒有任何演出。直到民國七十九年，劉鳳學卸下南藝院主任之職後，「終於可以專心編舞了」，從此每天不是埋首書堆，就是苦思排練編舞。

民國八十年，新古典舞團在「她，走過四十年」公演

更受邀至歐美各國及新加坡等地演出。民國六十九年，新古典舞團受法國政府邀請在「庇里牛斯民俗舞蹈節」演出二十二場，累計觀眾達十萬人次，相當受歡迎。

劉鳳學在從無到有、沒有外援的情況下，奮鬥了很長一段時間。舞團的經費來源，剛開始幾乎都是她自掏腰包，不只從來沒有拿過一文錢，連舞團排練用的場地也是劉鳳學提供的。團員們常常开玩笑說將來要還她一千萬，因為這個房子他們用了二十多年，連房稅地稅都是她先生齊沛霖交的。

● 「不招即來， 揮之不去」的靈感

對於舞蹈，瑪沙·葛蘭姆說是上帝選擇了她，劉鳳學卻沒有這種感覺。「可是舞蹈的畫面經常在腦海裡，不是招之即來，而是不招也來，而且揮之不去，有時候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。」這等令人羨慕的事，卻反而為劉鳳學帶來困擾。

也許是正在和別人講話或做事時，靈感就突然出現了。比如說排練的時候，到了中午休息時間，團員們都躺

中正式復出，劉鳳學推出她的第一〇〇、一〇一支舞作《圓》和《檔案》。此時，她甚至把自己的退休金都拿了出來。緊接著又陸續推出了《布蘭詩歌》、《沈默的杵音》、《青春之歌》、《曹丕與甄宓》等作品，有了不錯的成績，才開始向政府申請補助。

劉鳳學認為：「不管做什麼都會碰到經費的問題，端看你怎麼克服。只要你想做，就可以把它維持下去。反過來說，如果有人付一百億要我做出一支舞來，我也不一定有這個興趣和能力。」

劉鳳學的編舞計畫，已經排到了西元二千年，她預計每年推出二支舞，明年將推出《傳舞》和《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》；後年則將推出「中國之美系列二」；大後年則是《大漠孤煙直》……

● 希望上帝 再多給些時間

從民國三十九年推出第一

即將在國家劇院演出的第一一號舞作《灰燼三重奏》，便是起因於彭婉如、白曉燕命案所帶來的衝擊，痛心於人的全然被物化，劉鳳學藉兒童純真的眼睛來對比成人世界的醜陋，是一齣控訴性極強的作品。

在地板上休息，劉鳳學坐在椅子上還會在那裡搖手擺頭，學生們就知道：老師大概又在構思了。

為此劉鳳學斷絕了很多社交的機會。她覺得，我既然不能用全部精神跟朋友們聊天，也不願意擺一張苦臉給人看，或讓自己的構思中斷。

劉鳳學的舞蹈，擅長群舞的表現，特別注重舞台空間結構及舞蹈動作的有機結合，強調舞者肢體本身所能表現的力度與深度，往往衝擊出極大的爆發力。然而在陽剛與雄渾之美中，又有其十分深沈的質素，予人一種沈重之感，戲劇學者俞大綱認為那是「一份屬於中國藝術獨具的深厚沈鬱感」。

出生成長於日山黑水的北大荒，劉鳳學認為，可能是因為自己成長的環境，使她特別喜歡那種蒼茫與悲壯的感覺，而且人生本來就有太多沈重的東西在裡面。因此她的部分作品著重在探討人性的黑暗以及社會的不公等議題。

支舞《藍色多瑙河》到現在，劉鳳學的創作力可說十分驚人，是什麼動力讓她不斷地編出這麼多作品？

她解釋說：「我不頂喜歡看自己的舞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，就是我希望不重覆我自己。」劉鳳學的寫作很少公演，因為她常常覺得，重排舊的舞，不如去創造一個新的；和別人鬥爭，不如用那個時間來編支舞。這也是她不喜歡行政工作，不願多花時間在人際應酬上的原因吧！因為她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

雖然靈感多得趕不走，但劉鳳學在創作的過程中，卻每天都會遇到瓶頸。像在排練《灰燼三重奏》的時候，整支舞花了三個月才大致排練完成；但她一直對結尾不滿意，前前後後就改了六、七次，光這個部分就花了六個星期的時間。

同時為了不重覆舊作，劉鳳學幾乎每編一支新舞就是一項挑戰，必須花更多的時間和智慧吸收和補充新的東西。譬如在編《黑河》這支

舞時，由於靈感來自英國著名理論物理學家史蒂芬·霍金的《時間簡史》一書，有關宇宙源起與黑洞的現象，劉鳳學就找了許多字句力學的書來研究。她也承認這樣的日子是很單調而枯燥的。

劉鳳學很喜歡陸游的詩《好事近》最後二句：家在萬里雲外，有沙鷗相識。但她改了一下，變成：心寄萬里雲外，與「天地」相識。期許自己的心能遨遊於天地之間，自外於紛擾的俗世，專心創作。

問她對未來最大的期望是什麼？她停頓了一下，語重心長地表示，現在最想要的就是「時間」，希望上帝再多給她一些時間。因為想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，除了編舞之外，等手頭上這套《舞蹈大辭典》完成後，她計畫將自己多年來的研究心得和創作經驗寫出來，出版成書。

人生七十才開始，我們期待劉鳳學新的十年，有更多令人驚豔的作品呈現在世人眼前。

（下）